司農奏議

司農奏議卷之六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請給充例疏

題爲請發年例餉銀以濟急需以安重鎮事戶科抄出該順天巡撫劉四科題前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准遼東巡撫趙楫揭爲邊餉匱詘至極羣情杪瘠可虞乞賜嚴催速發以慰軍心以保孤鎮事又准陝西三邊總督李汶咨爲軍餉缺乏至極乞討年例京運以濟時艱事又准寧夏巡撫黃嘉善甘肅巡撫徐三畏各咨

爲預取年例的數以便清查事又據延寧管糧郎中秦尚明薊州管糧郎中胥從化密雲管糧郎中殷盤各呈爲催發年例銀兩以安軍心事大約俱謂邊塞荒歉軍伍嗷嗷日每擁門支吾無策而當年上半年年例乞即解發以解倒懸各等因到部該臣三復毛髮竦然夫國無三年之積曰急人情一日不食則饑數年帑藏匱極邊餉久稽以致荷戈之夫呼庚于外告急之使旁午于庭讀其倉卒脫巾之語寧止寒心據其經時枵腹之情眞可流涕在若輩計日授食原

非情諭理遣之人彼諸臣無米爲炊賞處智竭力窮之會往者西寧遼左嘖有煩言邇則薊北灤東屢形飛帖夫亂形不可嘗試極敝難以久支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尤而効之又何極也雖

臣心切切據例疏題而外解寥寥庫實罄竭尚無以應各官求裝之待其何以荅九邊懸釜之思目今上半年已題未解與未題應題者約共一百五十萬四千餘兩蓋緣歷年孔隙多端至

臣身而畢露苟且塞責至今日而轉窮日來寢

不安席食不下咽每與閣署司屬蹙額而言卽自頂至踵可以盡捐而匪飯塗羹安禪實用伏念皇上天地之量父母之慈往歲中州告急慨發金錢內帑況邊境瀕危事不減災民之變疆場保障實茲者琉璃修橋大捐倍于利濟之功儻蒙借發內帑百萬用濟然眉容臣部稍足陸續補還以活此百萬之衆以弭此旦夕之憂則

皇上之功德無量而
宗社之久長有託矣若太倉之内尚有錙銖而非
常之恩安生希徼無論揆理抑且欺天即
皇上寬臣赦臣而天地鬼神亦必陰而殛之以惕夫
天下萬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臣病日深臣罪
日積猶以一日未去之身爲九塞請命此其設
心良極苦矣惟
皇上鑒察等因萬暦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具題

覆兵科申飭邊防事宜疏

題爲西寧大變可駭乞　嚴失事之罰幷亟先事之防事陝西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兵科都給事中田大益題前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朝廷不惜數百萬之費歲給九邊充餉士馬邊臣能潔巳奉公淸華弊源撫恤軍卒稽核收放何至處處缺餉人人思亂禍機可慮不獨西寧着戶兵二部詳究欺冒譣隱之習亟圖振刷之策務使兵食各足歲入穀支士馬實在蠹除

影射以消釁孼具奏來行不許徇私疑畏沿習故
套欽此欽遵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國初九塞之餉取給民屯正統景泰始有請發成
弘以來歲有新增視之
國初寖失初意嘉靖年間虜患告急請討轉煩四
十五年擬定經制視之弘正中者不啻倍蓰萬
曆六年刻定會計錄視之嘉靖中所定者又有
增焉至今三十一年在宣大山西以虜王款塞
不至溢額在薊密等鎮以十九年閱臣重定經

制增損大略相同惟遼東一鎮陝西四鎮視會
計所撥又數倍之通計一歲所出共三百九十
四萬一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而民屯鹽茶引且
不與焉太倉一歲所入盡以償之臣等每一披
閱不勝寒心乃荷戈禦侮動若無兵索餉呼庚
又苦口衆得無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乎荷
蒙
皇上納科臣之請責令臣等亟圖振刷誠轉虛爲實
之一會也臣等再四詢查竊念

祖宗之立法無一事不備
屢朝之申飭無一事不嚴近接科臣姚文蔚揭稱先
年部臣劉體乾諸所條議可謂詳且盡矣臣部
更難別出他籌須當今所患非法之不立患法
之不行也目今邊臣極一時之選其操已奉公
籌邊計
國必先臣等但恐積習所在未免相安撙省過多
嫌于立異或避理財言利之事為非美名或以
錢糧參罰之疏等于故事或以當事整飭之念

差奪于調停或以將領使貪之權少寬其文綱當此尾閭多洩趨若江河巵漏可虞已成懸罄務須大破常格庶可少濟時艱臣等惓惓不過思以方冊之成規復
祖宗之故事耳實未敢分毫求多於此外也除事隸兵部者聽其徑覆外謹將本部屢題及見行事例具欵申飭聽候
聖裁大廈之支雖責一木同室之鬬義在纓冠是茲所望于邊臣者再照古者徙富民以實塞下即

世宗朝每於虜患地方發金賑恤重安邊民良有深
意則加意撫綏藏富九塞以紓目前邊帑之憂
者尤今日之急務也

一定經制照得九邊原有經制若今日之經制明
日可增則不經不制矣或者地方有警偶行增
討原請事寧即止乃事寧而猶然援請未止也
或者請於逃故額內通融不知士馬逃故應稽
扣還官充抵年例原非可以輕自挪移縱云暫
抵而今年此項既請通融來歲別項又請通融

勢將何以繼也請及今閱視之年速允兵部之
請
欽定九邊閱視按臣將九塞經制擬為定例其項應
革其項應存總計實在若干之數自後歲以為
常不得分外請增其各鎮自額設營堡及督撫
標兵而外一切公差各官自有應供防護不得
別收軍丁寄名領餉庶兵有定額餉有常支

一催民屯照得
國家養兵之法原靠民屯近來各邊姑息民屯以

為可緩而侈望京運以為可常此

內帑之所以日虛也該臣屢疏條議凡係民運錢糧比照解京錢糧責令巡撫會同餉臣一體恭

司者聽該道封櫃發衛徵解冊落奸弁之手兩罰軍衛屯田附近有司者聽有司徵解不近有

奉

明旨未見遵行相應再行申飭附入考成其各邊有能開墾地畝上納子粒若干者即以令見行開納事例取邊郎實收到部與之應得職銜至於

鹽商開中壇引務遵

祖制上納本色毋得縣狥折色之便致損邊儲亦漢

臣移粟實邊之策也

一稽虛月照得兵貴精不貴多

國家養兵惟其用也若其以有用之金錢養無用之驕子出公家之積貯實債帥之私囊可容無問乎一營之中自將領以至中軍千把總各占役不等下及書記隊長皆占大軍數人士馬逃亡那移時日止報一二以塞虛文甚有無人而

月糧寄名而存籍者如薊門南兵獨厚餉今則人不必皆義烏技不必閑彈射矣各處家丁原稱精銳今則僮稚厮役盡月雙糧矣合無行令邊臣于收驗之際嚴加查覈仍行各營豎立花名格眼文冊每軍一名下虛十二格填某月支糧或某月逃故至某月頂補逐填格內一切收糧必驗准之日爲始毋得借名收造在先幫支糧餉其單糧補單雙糧補單不許稱汰二一補

一以滋奬賞每年邊郎春省先將各營應支錢

糧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應支銀若干至年終將支過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已支過銀若干該營將領有能于應支銀內十分爲率節省三分者移咨兵部破格擢用二分者移咨紀錄溢額者從重參究近例邊部復命一疏其薦劾之辭不必沿用四六虛語止開某營某官節省沙汰扣還實數及被冒實跡庶便責成以明職掌至于秋青採草每軍一名自有定規薪水養廉每官一員自有額設

其他供應有司驛遞之事原與將領無干山人遊客星相雜流奉有

明旨屢行禁革倘指此科歛各軍分外採辦及隱瞞逃故者則

國家之三尺在矣相應嚴禁

一親收放照得倉庾收放各軍之命脉係焉京倉近在

輦轂監督司官晨夕臨之猶有奸弊況邊倉于分司窵遠千百里之外而委之一二胥役之手乎

合無通行各邊郎中等官凡遇收放其鎮倉及附近倉口務要親自收放無郎中處則責之兵道寫遠百里以外者則責之管糧通判毋得憑信倉官慫其出入其管糧通判容臣移咨吏部聽其擇選科甲有才望者爲之惟其優遷行取夫邊郎邊道俱愼重其選豈以府佐而獨以邊方爲劣者乎至于召買料草有等奸商領銀在手不行上納候兵馬到境臨時折乾虛應尤屬可恨目今閱視之年應聽閱臣從重查覈有仍

前欵則管糧通判應以不及論處

一查雜課照得科臣揭稱隆慶四年題覆疏內除裁冗費一節容臣次第疏請其復墾屯清邊費各一節已列上欵外其通錢法清贖稅核班銀等項俱皆見行事例而實效罔臻誠若科臣所言者如錢法一節自二十六年行搭放之法頗覺疏通然黃銅之在南工協濟者歷歲未完近日召買蕪湖者尚未就緒以致動苦無錢則督催之法當嚴也各省鼓鑄屢奉

明旨亟許通行或酌地方之便于存留公費量爲
輸納以示招徠法行自上下必有應者則各撫
按之酌議當亦容也惟正之入自稅糧而外如商
稅罰贖事例稅契弓兵曆日富戶納班等銀皆
四百萬內之額所當嚴禁借支私費責令解濟
京邊仍聽巡按御史稽查茶處者也陝西向有
開中茶引或以濟糧草或以拯荒民或以抵衞
官之俸後因礙於茶法准題不行惟遇年荒有
整暫一舉之當此匱乏之秋所當轉行茶臣量

議以暫濟然眉者也此上諸欵合候
命下咨行各省撫按諸臣修舉奉行統候
聖裁等因萬曆三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具題

題催邊餉及點用撫臣疏

題爲秋防調發正殷邊餉催促未至懇乞

聖明嚴勅速發以資疆場事山西等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據大同巡撫張㨫揭前事等因到部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國家惟足食所以足兵邊塞必有備乃能無患況今虜情叵測戎馬在郊守禦防嚴徵調日劇以此嗷嗷待哺之卒何以責其登先用命乎則京民運餉誠有不容少緩者除本鎮上半年京運年例已題未發者湊置起

解下半年未經題發者陸續題發外其山西常賦不入太倉專供邊餉乃至拖欠二十六萬有奇河南京賦多缺積逋不完乃邊餉又欠九萬六千有奇此皆有司推諉成風徵輸無術之所致也合候

明旨咨臣移文巡撫衙門督各該布政司勒限徵解如再遲延定行參奏再照各省錢糧畫地分民雖屬封疆之吏提綱挈領寔是資督撫之臣今山西撫臣候代已久河南撫臣懸缺者將三年矣

文移之往來誰司其要催徵之遲速誰總其成職業攸分咸托越俎而自諉事權無統必至廢閣而難行備查河南一省自正月解納之後目今見徵帶徵錢糧尚欠一百餘萬臣部督催殆無虛月乃當事者視爲故紙槩若罔聞分毫之賦不輸咫尺之書莫報真所謂言之諄諄聽之藐藐者也至於山西則一鎮逋欠若此之多其在他鎮又可知矣總之綜覈無人廢弛日甚伏望

皇上鑒邊事之多虞念儲偫之當急將兩省巡撫
早賜點用令其星馳赴任斯總理得人征輸有藉邊
塞多宿飽之兵而
國家有富強之政矣萬曆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
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該鎮邊餉告匱京運年例你部便上緊處發山
西河南兩省如何拖欠許多各官推諉成風本當
重處姑着行文勒限徵解再遲叅來處治點補各
巡撫官朕知道了

請帑濟邊疏

題為邊餉匱極邊疆阽危勢委難支慮有別患懇

乞

天恩破格議發以救目前危急事臣待罪倉場暫署部印詳查各邊餉務並閱各鎮請餉疏揭乃知每年年例四百萬兩之入原供四百萬兩之出遇有饑荒旋即措處奏補近因哱酋倡亂費過一百餘萬倭奴狂逞費幾六百餘萬兼之征勦播酋解發金川湖雲貴等處截用又不下一百

餘萬而
大婚典禮珠寶之費連年奏進買辦之費不與焉以
故太倉匱竭至今日極矣止有老庫尚存六十
五萬餘兩此六十五萬者乃
國家命脉所繫斷乎無再動之理今查山東陝西
山西貴州四司應發本年上半年年例除已發
外尚欠一百八十萬六千五百餘兩舊規俱在
四月以前題發目今四月將臨庫藏如洗乘之
各邊災祲荒歉斗米三錢度刀給糧全仰京運

卽今所欠月餉有多至三四月者有將撫臣別項錢糧借給者有將本色米石筭給支吾者三軍嗷嗷朝不謀夕如此景象如此蕭條臣等閱之食不下咽是尚可以泄泄不少動念乎代庖愚臣束手無策不得不以千難萬苦之情仰干

天聽伏乞

皇上軫念時艱大發惻隱權將

內帑積餘借發百萬容臣等差官分齎各邊以濟燃眉以消意外俟有省直解到錢糧陸續補完

內庫此臣一得亦其窮苦至極無門控訴不得不
于
皇上哀懇之也夫以
皇上之財而爲
皇上救億萬生靈之命以億萬生靈之供護而衛宗
社億萬年之鴻圖誠上下兩利之術也不然一
隅脫巾九塞鼎沸則彼土人發難爲有名而我之
預防爲失策倉皇决裂盐天可誰何比時孰以罪
臣責臣曉矣事理必然苦所難猶豫伏乞我

皇上省察焉亞愚不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
奉
聖旨據稱各邊缺餉數多軍士荷戈枵腹情迫勢窮
殊爲可憫朕思太僕寺馬價原係軍國之需事同
一體不得已量借三分之一作速給發以濟目前
你部裡還嚴行各省直催督未完錢糧星火解進
接續發去仍將特下買辦等項不甚緊要的備細
開來聽候裁處勿得竟諉無策致誤軍機欽此

請帑濟邊疏

題爲首鎮久缺餉銀士卒束手待斃懇乞
聖慈特發　內帑救災恤命以固門庭疆圉事貴州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理密雲灤
餉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殷盤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密雲管糧郎中殷盤題稱首鎮缺餉部庫
空虛士卒嗷嗷無從措給乞要速發　內帑以
救危迫一節爲照九塞拱護　神京至爲喫緊

三軍仰藉糧餉最稱亟需在若常無事尚當破
格優卹以作投石超距之氣況邇來烽燧屢驚
乃以額設之年例常至給發之不時其含怒蓄
怨不脫巾發大難之端者亦倖耳究其所以匱
鈌之故則以臣部每歲止有四百萬之入以供
四百萬之出柰年來一耗于軍興再糜于
典禮甚至別衙門之截用常供外之侵那不可以億
萬計故倉庫罄竭莫極此時誠有如科臣所云
太倉匱乏之狀尤甚上年徵餉臣殷盤一人

之私憂而已也他不具論即今三十三年已題者尚多未發三十四年應發者尚未敢題將欲發爲措處則三軍望之若渴將欲曲爲那移則太倉所蓄如掃是臣之所處窘于前者百倍臣之所苦倍于前者更萬萬矣據議即中不請于

太倉而請于

內帑不具呈本部而冒瀆　宸聽此非妄有所希覬正知臣部之空虛諒臣心之艱苦勢窮力絕控訴無門故不得已叩　閽而籲懇之也值今

元孫誕降
皇上為衍有道之長特罷礦調稅與民休息且
恩詔四十餘款普天共霑
皇仁唯是九塞軍兵依然枵腹待命豈
清蕩之世獨有此偏枯乎哉相應覆請伏乞
皇上軫念時艱速賜給發容臣酌量各邊欠缺查官
分賚用救燃眉庶萬衆感而思奮九邊危而復
安千載金甌益隆隆永固勿替矣抑臣猶有所
請焉軍士荷戈以捍虜臣部持籌以餉軍無非

爲此疆圉計耳軍士急不得不求于臣 臣部急

不得不求于

皇上審時度勢是帑金者有盈暮在所必發也但發

一日則當厄之患其德深遲發一日則過時之

寻其戴淺今餉臣預請于二年之前而

皇上慨許于二年之後是絲毫錙銖皆出

特賜挾纊之感不卜可知弟嗷嗷饑渴之秋非百萬

罔克有濟誠大沛 仁慈畧無悋惜俾中外臣

民仰見數年採榷之舉原爲公家額餉之需則

聖澤益廣

聖德益光又何遽大業不與堯舜娩而今名不與天壤並哉臣無任顒仰祝禱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具題

原缺

損百萬即少軍前一歲十餘萬人之食而太倉之爲百萬者能幾緩一日即弛士卒一日荷戈赴敵之心而士卒之爲一日者又能幾時平歲稔猶費調停矧邊塞有端狡謀匪茹無之邪幾內外流移未復自春徂夏陽亢彌驕萬一烽燧乍傳士無鬭志此時而問戰士戰士曰枵腹不戰以問制府此時而問制府制府曰金錢不給以問司農臣其何說之辭臣固知

皇上之必有以處此然臣嘗聞之拒盜不至戶援溺

不至濡臣願

皇上以預道圖之勿令至尸而至濡也恭觀古之英

主以不積爲富即善積者亦必以善用爲通

皇上十餘年來加意　内帑亦已支斥贏餘使一無

所用之則將作營辦不以需賑貸賞賚不以問

區區阿堵積此何爲使誠有所用之則内外之

交困已極金既之瑕壘已生失今不圖後後何

待願

皇上渙然捐發百萬遍將邊軍困急則一朝雨溥九

寨雷驤薇芑皆用命之儔桑土奠不拔之固唐
臣陛贊所謂散小儲以成大儲捐小實而固大
實玆其時矣再照臣與邊臣休戚安危之一氣
相爲吸嘘然非臣與邊臣之私休私戚實
皇上之休戚也
皇上英明神略自有遠圖何待臣之喋喋第念家督
出錢穀以付子弟使之餼養牧圉以備彊禦桑玆
食不以時傭客怨矣亦將請諸家督出其羨藏
以繼之乎抑坐而待困者乎臣之愚衷實類於

此然益足以明臣之技窮而無策甚矣伏祈
聖明裁察早賜斷行臣不勝惓惓等因萬曆二十四
年五月初九日具題

請帑濟邊疏

題爲羽書旁午軍士呼庚懇乞
聖明俯俞邊臣之請以拯薊分阽危事頃接薊遼總
督蹇達順天巡撫劉四科揭帖爲虜衆近邊窺
伺軍餉薊分難狀乞請
皇上沛發内帑數十萬以濟艱虞内稱虜衆數萬或
往遼東講賞或犯山海遼西大都諸夷包藏禍
心思欲一逞此番情形逼真矣因憶臣向來爲
錢糧侵那百口力諍正慮有今日之變不意邊

匯一旦孔棘如此夫臣叅治餉邊餉有缺自當向臣索取乃舍臣而乞請 內帑者其意何居盖倉庫之虛實有無非臣一人可私匿囤中外文武將士萬耳萬目所共聽覩者也省直之逋欠那借非臣一人之私憂亦中外文武將士萬耳萬目所共驚咤者也臣部原仰給于省直省直既外解不敷則臣之計窮邊鎮原仰給于臣部臣部既京運無奏則邊臣之計窮彼明知臣部之無而强責臣部之有其心必有所不忍已

知臣部之無而坐待軍士之斃其勢又有所不
能此所以只得哀懇望救于
皇上蓋情出萬苦無聊亦可憐矣臣憶今春
皇上曾簡發餉臣殷盤舊疏下部議覆此
皇上特出之德意大小臣工久已翹首跂足以戴之
者儻乘此危迫之秋仰望之際一旦
慨發帑金數十萬解貯薊密昌保各庫聽管糧郎中
刻期給散鼓舞軍心有事則充客兵之需無事
仍扣年例之數此以

皇上之帑藏實
皇上之邊圉壯
皇上之威靈攸在
明主自爲社稷計耳臣竊願懇祝禱之至然臣猶
有所懼而不自寧焉臣聞長安士紳輿論皆曰
今天下名爲治平無事其實有不測之憂者蓋
章疏之未通也榷稅之未罷也郎署之未選也
臺諫之未補也軍伍之未實也臣愚以爲此數
者固足以基禍然其機轉移尚易以我

皇上聰明神聖可朝振例而夕奏功耳惟夫金錢米
穀天非頃刻所能生地非斯須所能產銖積寸
累航海梯山然後輦致之於疆場疆場一囬偶
虧則偏袒操戈而內向斯其所關係為何如者
目今小有警急便巳倉皇假令潢池揭竿烽燧
四起其將何以應之乃以此景象猶今日告過
明日告折彼處暫留數十萬此處暫借數十萬
臣即有喙三尺難叩 九閽甚則臣之寸心或
見憐於 君父而 君父之嚴旨又不能得之

於有司天下事其不可爲類如此不知
皇上萬年之金既果何所恃以善其後乎嗟嗟
國家東蕩西除甚足快意何物河伯作祟竭三省
之物力糜兩部之金錢尚無完局是外偏於强
虜而肩背之患既以不支內苦於驚濤而腹心
之疾又復時作卽令點南山之石以爲金錢寧
能實此無底之漏危哉與言及此是我遇國
君臣方如慕上之燕則柰何晏然不一寬心也等因
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具題

請発濟邊疏

題爲邊烽四起軍餉萬難懇乞
聖明軫念軍國大計急救疆埸困危事臣於本月初
十日具疏乞請　內帑悚候經旬未覩
俞旨頃科臣又急切言之矣　天聽日高槪置不信
豈以邊報尚未確耶軍儲尚可支耶雖一處小
有警而各鎮尚安枕無憂耶乃臣于昨二十八
日侵晨進部接得督撫諸臣及管糧郎中書揭
有云虜犯山海援兵四集者有云各軍環呼至

不能行者有云十月十一月無可放之糧者甚則報稱本月二十六日中協太平路大舉賊在百里外者臣一見之驚汗交流仰天長嘆果爾則禍變在旦夕間矣盖

國家所以扞虜者惟恃有軍軍士所以破敵者惟恃有餉今日餉之虛實有無臣不必再述

皇上所明知也以太倉則虛矣以老庫則竭矣借無可借那無可那日夜所望者止有省直之接濟乃有司之逋負如故也河工之截留如故也全

緞採木　袍段之侵冒如故也夫臣年來屠
敝舌以力爭者正慮若以今日之變但臣屢言之
而疆場偶幸少安故省直習聽之而恬然不以
爲意迨至今日羽檄交馳中外震恐姑無論外
解不至玩愒如常者之無可柰何即令我
皇上赫然震怒雷迅風行能使省直朝呼夕應鬼運
神輸頃刻飽窮軍之腹乎此必不得之數也能
使軍士枵腹荷戈并心無譁挾死與強虜抗衡
乎此又不得之數也夫九邊者

皇上之藩籬也三軍者
皇上之爪牙也當此中外騷動之際呼吸安危之時
儻
皇上宴然不一拯救是自撤其藩籬自剪其爪牙雖
有以國予敵耳以
皇上天縱聰明豈其至此臣不揣煩瀆伏乞
聖明嘿想沉思 宗社生靈之大計萬不可戲豫輕
忽一旦 慨發帑金百萬或五十萬俾臣酌量
緊急衝邊刻期解發庶 仁聲四聞軍氣百倍

大張撻伐之威而除奪夜虜之魄其在此舉乎
如以　內帑積貯累年難以一去不返亦乞
俯俞科臣之請權宜姑貸　戶部年月補還無損于
原數萬分之一而足以收人心鼓戰士安
國家
懇惟
皇上或亦熟計而有慨于中矣時危事亟軍機所關
聖明垂鑒而俞允焉等因萬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
九月具題

覆議雲南巡撫請餉疏

題爲阿賊逆天太甚威宜大申帑藏皆空勢難獨

濟懇乞

聖明俯念遐方重鎮　賜發兵餉以保攻取萬全事

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雲南兼建

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

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用賓揭稱前

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雲南巡

撫都御史陳用賓揭稱武定賊裔阿克勾聯夷

黨造逆叛亂攻陷一府并及三州三縣取次劫掠急若水火具陳先後合擊四路進剿惟是一萬之師日費幾至千金暫借商稅搜刮庫藏然尚不足一月之食蒿目無策乞要於南京動發五萬兩廣動發五萬接濟軍前各一節除聽工部自覆外為照 國家大事在戎固不得已而用三軍命脉在餉宜及先時而圖故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未有枵腹之衆能收全勝之功者今滇省鳳翁酋聚衆倡亂虔劉我赤子竊據我城池

省發不軌之謀宜與問罪之師據撫臣陳用賓
揭稱承平日久省藏空虛進兵雖分四路糧餉
不敷支給乞請於留儲兩粤各得五萬接濟軍
前諒非得已但查南京戸部時亦匱乏酌量動
支其兩廣五萬相應准從顧臣等思之千里餽
糧師不宿飽今滇省僻在西南距南都兩廣萬
里而遥即餉銀及時而發猶恐緩不如期萬一
稍稽軍將何恃合無責令撫臣一應處發兵餉
俱聽便宜從事或勸借或捐俸務以大義激勵

人心使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富者効其財大增敵愾之氣期收萬全之功斯亦酌時通變之權也俱應覆　請恭候　命下移咨南京戶部及兩廣督撫衙門文到之日即便動發庫銀南京三萬兩兩廣五萬兩選差廉幹官員解赴軍前應用不許遲緩如滇師一鼓平賊即當完璧而返償或動支仍俟事寧之日照數償還一應動支本省錢糧俱聽便宜區處此外或勸借或捐俸多方湊發協助接濟等因萬曆三十六

原缺

請發帑以定遼變疏

題爲遼左甚危震鄰可懼懇祈　聖明亟發帑金以定傾疑以固　皇圖事臣竊惟九邊形勢遼居其首而各鎮人情遼居其悍以軍夷錯處殺獷不倫綏之固易以媚虐之尤易以讐非弟西北一帶視爲動靜實　宗廟社稷倚爲安危關匪細也目今高淮激變衆慮洶洶疑畏相持思投有北夫豈不顧念其井里而忍失身于犬羊哉蓋貪生怖死物有恒情而去危就安理所必

至彼其荼毒已極朝夕不諶惟生是圖他於何
恤　皇上試觀揭帖所開剝削千端纍難枚舉
一衛已至六千餘兩則全遼安止數萬是淮所
進
御前者僅僅二一萬而所充私囊者已倍蓰無筭矣嗟
嗟萬姓脂膏輸之閭閻聲之塞下本欲飽貔貅
之腹又以飫豺虎之噬令三軍虛受其名而羣
小陰吮其實此苦此情誰控誰訴安得不瞋目
腐心憤然語難耶臣讀揭至所稱與虜對敵一死

於報効被虎笞斃何處陳冤情迫時酸堪爲墮淚而志切報効忠義凜如是九塞人心未嘗一念敢忘 皇上也

皇上亦何忍頓忘九塞哉凡人當危急時最易見德而機在交持處尤宜亟剸况建酋潛蓄異謀明違貢典納叛招亡已張其網乃鯨吞鷙搏復作之敺人心一去則全遼隨之遼鎮一危將列鎮隨之

皇上英明天縱尚不惕然猛省亟爲收拾恐以

祖宗艱難百戰萬載金甌輕付之一擲乎夫
皇上數年以來梯山航海珍異雲屯四夷風聞靡不
戢指是豈一縑一鎬之微可固而守亦豈一手
一足之力可捍而持所恃者人心耳此時人心
離合之機已在呼吸而猶然也澤不思濟居弟
恐內有掉臂之輿情外有垂涎之虜志一旦鏑
鳴盡屬无解即
上擁無煙之貲抱不脫之扃將安之乎事理至明
一禍機甚邇都門內外人人知之在在言之

皇上靜攝深宮獨不見此此亦大可寒心矣往者中州
遇災
皇上不難發三十萬金差官往賑至今頌祝之聲與
河嵩俱永然彼時庫貯尚未竭也今日
皇上自度太倉如洗之態視昔何如遼左欲潰之情
視中州何如各邊飽飢之勢視遼左又何如其
急於投珠抵璧當無俟臣辭之畢者矣伏祈
皇上灼安危之大較挈理亂之初關速發帑金數十
萬容臣分道齎投以留將離未離之人心則

德音甫渙九塞歡騰衆志一寧士氣百倍建酋聞風

而膽懾全遼濡澤而涕零

皇上高拱穆清恬然東顧討無有便於此者此之不

爲而徒謂人言爲不足信過此則天下事更何

所措其手足乎臣暘九已迫報

主無期而一息尚存　君恩難負故敢不避斧鑕再

爲披陳萬祈

聖明熟思早計臣不勝隕越徬徨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題

清查邊餉疏

題爲邊餉遞增有據節裁甚竭難支謹開節年清數再塵　睿覽并乞　勑下酌議以明職掌以釐重計事臣頃類造　國計三冊恭進
御前夫豈敢謂數幅之楮能於累巨萬金錢之給發盡無掛漏一日之美能於八十年疆埸之耗費盡見根源不過援引舊規蓄撮大畧庶幾我
皇上動色漏卮之弊軫念補牢之謀　勑令會議時條分縷析臣猶得與廷臣邊臣共見而共圖之

耳乃自春徂秋屢請不報科臣韓光祜為
國深慮將臣冊所造邊餉數目反覆參詳一再駮
難直能抉臣所嘔不出之苦心而寔欲假臣以
拓不去之綿力臣雖憒憒敢無說而處於此科
臣謂自隆慶五年至今不能悉究請於近五年
內查其所以加增之故得非致疑於前冊中近
五年內多增銀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兩之說
耶蓋此數乃比照前十年遞增之成數而站從
五年中折半言之以見其多耳非謂至臣經手

年分又有增也乃其加增之故則不在此五年
內者蓋九邊事體不同歷年支給亦異有京運
原有定額閒以事故求增不免沿爲成例者有
京運初無定額惟視當年民屯各項完欠以爲
贏縮者有京運已定而遇閏請補及年終不敷
而頒邊接濟者當其題增有幕府原疏可稽及
至給發有儲司移文可據查自萬曆二十一年
起至三十年止共發過京運銀三千七百五十
七萬八千七百一十一兩有零內前五年止發

銀一千八百一萬二十一兩有零其後五年之
內除山西宣府大同三鎮原無請增外在遼東
一鎮則共增銀一十二萬九千四百二十兩有
零在延綏寧夏固原甘肅四鎮則共增銀一百
五萬九千九百五十七兩在薊州密雲永平昌
平易州井陘六鎮則共多發過銀三十六萬八
千二百八十九兩有零總計此五年中共發過
京運一千九百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九兩
較前五年不為加增一百五十五萬八千六百

六十八兩有零乎臣承乏緒纂正在三十年春毋論補前人未了之窟大費騰那而沿前事已成之額寔難裁減除各鎮新以事故求增一槩臣未敢應及劄附近六鎮遵照先年經制事例本鎮逐年所入民運等項銀兩免行報部扣抵年例其有節省羨餘留充三年一閏之用其有拖欠災減俱各設催處補毋許赴部請討故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止共發過京運一千九百四十九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兩有零較之前

項後五年增定之數雖得見其粟而合十年以
總計又借五年以分其餉謂之增餘八十五萬
餘兩詞雖蹟而策非誣矣大都　神京肩背之
寄劇虜鋒鏑之交向惟宣大兩鎮最重最急而
庚戌入犯屬夷生心近來之備漸嚴防胡之費
益侈我　皇上御極初年注侍郎覈定經制已
為牢不可破之局迨及近年警西牧則洮河濟
師創內變則朔方添戍策東征則遼左增糗虞
外侮則薊丘加壘處處戰備　累朝來所素

不豫備之事而種種需索皆臣部中所原未設
有之物蓄積何以不竭那借何以不頻罄之朔
斤夕斧鄧林亦空源枯委洩桔槔無濟四面支
撐之苦盡責於臣部歷年積習之害獨中於臣
身然臣方駭其增之非常而鎮臣有謂其索於
格內者蓋各鎮題增時有久近事有聽沮而臣
之冊則總據近日九邊實增之大數而統言之
也臣方懼其出之難繼而鎮臣有謂其額入反
虧者蓋各鎮合民屯京運為額節年民屯有拖

欠有災蠲未必一一及格而臣之册又止據本部發出京運之大數而單言之也至於空老庫空問藏舉叢而問之于臣臣寔司計寧容他諉然臣自履任之初即查老庫存積止有六十餘萬兩而太倉則無錙銖之儲矣以前年分應給各邊例餉欠至一百八十萬六千五百兩有零索餉甚急矣即使挾劉晏之才當劉晏之寄泉貨必泄於旁侵舉動毋拘於格制內外相貫誅賞自繇持籌此際未免仿皇而況臣之庸劣乎

當是特請　內帑而不得商及老庫念老庫之
無幾借及冏藏臣計則拙而寔爲無所後之耳
燃眉稍紓露肘如故先之一朝饒溢僅以填數
年道下之漏孔而後之悉索敝賦不足當逐年
應出之額數又況　典禮軍興屢見疊出用皆
非常帑無宿設臣姑無暇枚舉其最彰灼共覩
者如買辦一節始自萬曆六年奉
旨毎年加進銀二十萬兩迨今三十五年約進六百
五十餘萬矣而當臣七年之中尚蒙

寬恩不責全數二十九年以前　典禮之費多至數百餘萬少亦不下數十萬而臣所值　典禮三次所費僅共六十餘萬夫以前任之進多而若見有餘以臣任之進少而若稱不足則謂竭藏者將在臣乎抑不專在臣乎向使臣能進羨以徼　寵或應索以逃死則年來蓄積之竭與那借之頻將僅僅止此數乎抑不止此數乎至若水荒旱災靡歲不有蠲免停徵接踵來告省直之借留者常多稅璫之分割者不少左支右捂

鼫鼠之小技益殫前膽後顧老馬之舊識亦遂失據科臣前疏所議申定經制著爲令甲以接濟之實用易年例之虛聲差戶兵二部大臣同科道官數員核軍馬之實數于先委本處巡按並差查盤御史別借留之宿蠹於後此誠經邊急務清餉速獻而臣部及兵部所當合辭上請以遵悉心共濟之

明旨者也其中屯政之荒榛若何清查民運之拖逋若何催督歲大徵解例有參罰何以畫一而使無虞於年例餘雜項

例有抵發何以綜覈而使有益於醫瘡此須嚴爲稽查急行振刷盡破其因循情寂之習而稍塞其影射遺漏之孔縱未能一分之賜得落于窮簷而庶幾令毫釐之積有補于帑藏臣誠籌綜想望不勝禱祀而求者也謹將前進兵餉冊內摘出萬曆元年起至三十五年止細查清數別爲一冊再呈

御前伏乞

聖明垂念邊圉之急儲峙之重將臣前後疏冊一併

勅下九卿科道公同酌議仍

勅各邊督撫按臣會

同該鎮管糧郎中將歷年加增餉糧及民屯原額實數與見今兵馬若干該用若干逐一查覈明白酌定經制請憑　上裁永爲遵守抑臣尤有請焉騁千里之途者不得策蹇蹄新百尺之構者不得桼腐柱臣世卿衰病侵尋精銷智索即如前冊所報給發餉數取之紊架殘佚之中成之匡牀委頓之上鉤較總撮幾于謬誤此亦侏儒一節足徵短醜而寧堪以久玷安攘之崇班僕與損益之新政枯木朽株不惟人所共厭

尸居餘氣縱令自奮何爲惟我

皇上速賜罷斥以懲溺職另簡材賢以責後效

國計幸甚臣愚幸甚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初四日具題

請卹濟邊疏

題爲夷情事臣閱邸報見兵部題覆薊遼總督王

象乾塘報奉

聖旨是薊鎮近已失事各官罪責奚辭據報各虜又合謀窺邊情形叵測該鎮密邇京師利害不小你部便行文督撫官嚴督將領悉心防禦毋致疎虞如有仍前怠玩的都拿來重處其糧餉匱乏之更難遲緩着該部多方計處來說欽此夫薊遼警而慮及於　京師飭戎行而計先於糧餉我

皇上之慮算如此其憂深慮遠哉茅査薊永等鎮年例
雖有欠數亦不甚多然而調遣四出士馬雲屯
一切行糧犒賞之費有出於例餉之外者則非
臣部額有之需亦非一時算辦之物將欲那之
老庫而老庫之所存無多將欲借之京糧而京
糧之支給殆盡展轉躊躇萬難措手查得本月
初九日該臣題請　亟發帑金以救危急以保
治安等事此疏尚在　御前未蒙
旨發儻臣别有一方能措幾許兩何苦及

皇上以難從之事責
皇上以必厭之聽哉寇在門庭急須捍禦戍薄城
之禍寧夏脫巾之虞誠有不可以易視者士卒
决命於塞垣所求不過瀟腹
朝廷决勝於千里所損不過錙銖臣爲
皇上遍搜肘後之奇深較目前之便惟有發帑一節
可以咄嗟而辦敢乞　慨賜俞音暫代二三十
萬惟後別有處分容臣再查京邊二庫現在續
到銀兩零星捃拾儘數湊發用以鼓丕振之士

氣而折方張之虜謀詟之敵陽燎發則提壺執

爵必供撲沃又如督御饑啼則逥盤授飱有逾

宴犒何者其勢誠急而其情亦易入也至於嚴

行省直督促積逋補填空穴臣病憊餘生一日

未歸草土即一日不敢怠所有事矣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具題

請分税濟邊疏

題爲仰遵分税舊 旨急濟備虜新供以重軍機

以紓 聖慮事比因河流中入犯之虜剿兵簡

出勦之師遂擬例餉而外更借軍需半年該臣

于前一月中再奉

明旨一則曰多方計處來說一則曰多方設處給發

臣于此知塞垣要害帑藏空虛皆在我

皇上睿照中矣先是臣亦再疏乞 恩禁帑夫豈不

知自外請內者易迸捐內助外者難希而計處

設處于久無可處之日其方不多堪以救急臣又記得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恭接
御札停礦分稅曾有一半進 內庫一半助
大工有餘分戶部抵餉之 旨日星昭然海寓共睹第以 門工方在鼎建飛事未聞震驚臣雖竭蹷捃拾不敢越局以求今薊鎮之所需急矣君待彼有贏餘則栢粟雲構孰爲役竣之辰而不于此際取分則甘泉疑驚恐有剝床之患
皇上試思出御帑代益固吾圉前以討殺掠吏民之

罪後以杜窺伺　陵京之心較之　殿門壯麗謂為重威者功用相百也至于褁糒荷戈凿冰赴敵饑寒迫于體膚勝敗决于眉睫較之經營非不日能了藻飾待他時可為者事勢又相百也度今歲律方新各稅解錢皆至與其充斥匳笥已不如近而發之為　宸居崇隆之觀但令焜耀　闕庭尚不如遠而斥之為　王靈赫濯之用伏乞

皇上俯賜斟酌或將　進庫之半暫給邊部或將助

工之半准與均分其扵申明　詔旨爲大信加
惠卒伍爲大恩而所繇一創救虜求莫彊埸則
尤計筴之大者非臣敢妄意　禁𢇁而以區區
口舌自脫持籌之罪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八日具題

請帑行分稅疏

題爲鎭臣索餉情形甚急廷臣請帑計慮已窮懇
乞　聖明俯從捐助以決安攘大機事本月初
八日該臣以仰遵分稅舊
旨急濟備虜新供具疏冒塵　天聽大約求如萬曆
三十三年停礦分稅　御札中語進將歲前
後解到稅銀或擬　內庫之半暫借臣部以需
特恩或留助　大工之半均分臣部以成大信臣得
酌量給發緊急邊鎭如薊密永昌等處旣振其

枵腹裂膚之困無虞於脫巾且預為蒐卒簡乘之資可令其出塞事等救焚情切望歲經今旬日未 賜允行而科道官科臣以經理不效廢弛誤 國者連牘而上矣薊鎮之泛揭與本兵之移咨責臣以舊欠未發欽費須補及議多方處置星夜接濟者又繼踵而來矣臣查上年該鎮應發年例除薊鎮銀一萬七千兩現剳臨德倉取抵其實不過欠永平銀五萬兩較之他鎮所欠固亡幾也即歷年經制京運而外取諸民

漕倉儲節省贏羨以補閏月漕糧水脚保定左
營餉銀等項其在暇豫之日亦已不足也而今
值狡虜跳梁設防議勦之會所用軍需决不能
無溢于額外所求補給自不當膠執于額中但
言者刺臣廢弛而欲爲臣別致一點金之術或
未能即在事者責臣接濟而欲從臣部別搜一
伏藏之處又不得惟有乞靈　捐帑稍紓目前
然輿情咸望
皇上斥金崛巖盡撤稅使遂與海內以小康徐討公

家之永利而臣等仍爲此請者蓋救患有標本

圖事有權經正欲我

皇上藉詰戎之便宜成出否之令德於蓄積無毫毛

之損而於疆圉有磐石之固也掃穴勦山在此

一舉投醪挾纊惟此一朝儻更濡忍不決坐令

軍實單虛已論志金繒者得肆內侮且恐呼庚

癸者漸生外心即近來初九日之事訛言震隣

狂奔塞路

皇上雖高拱重城之內周廬星列干櫜雲從而終不

得謂之安又况于擁篚篋積蠹朽事迫而書醫不足以成名人惆而尋尋未必其見德者而得謂之舍守窮乎臣病魄餘息憂思莫釋首丘私情尚臚別牘惟祈我

皇上申明分挽一

旨簡發請帑各蹤速

賜允行無忽軍機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等因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具題

請內帑停遼稅疏

題為孤鎮窘危異常群虜窺逞特甚懇乞

聖明急發帑金以振士氣急停遼稅以收人心事該

臣接得遼東巡撫李炳揭為邊聲四震邊餉一

空懇乞

聖明借發帑金以救危急事續接得薊遼總督王象

乾遼東巡撫李炳巡按御史熊廷弼各揭稱據

東寧等道謝存仁馬拯閻鳴泰石九奏等具呈

為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懇乞

聖明急賜罷黜以收窮塞人心事前後諸揭不下萬
言其言遼餉則謂京民二運欠數十萬軍士恐
饑無柰矣又謂東虜燒大成等欲犯遼東虎墩
兎憨等欲犯廣寧兀魯孩子欲犯寧前黃台吉
合朵顏欲犯錦義土蠻罕拱兎欲犯山海插漢
兒哈剌哈欲來報讐而開原城外窂酋降講賞
未帖遼瀋以東奴酋窺伺叵測矣懇乞
皇上俯念衝邊借發帑金二十萬以濟燃眉併各省
解到遼餉聽臣部照數扣還此遼餉之難支邊

原缺

發帑金曷望哉況此此金貯 內不過朽穢之積此金予民實爲性命之濟此何可惜而不發也今日之遼稅糧草之派折已窮士馬之逃亡莫挽非亟停稅務曷望哉況此此稅括之邊陲則爲皮骨之枯捐之 朝廷不過毫毛之拔耳此何可仍而不止也且以高淮之橫肆也不難以一

天語收頒之以薊鎮之危急也不難以二十萬金接

濟之

皇上亦既深知東部之難而憐惜之矣乃連日諸臣

之疏尚未　允下臣部徑准發帑罷稅豈猶繫
戀于阿堵疑慮于孤注而利忍于一隅也乎然
我不能以餉供軍又欲以軍供稅我不能竭腹
心以保肩臂又欲割肩臂以饜腹心我正欲以
軍禦虜又毆軍逃虜我正責邊臣以養軍又責
邊臣以剝軍此必不可行之勢必不容昧之理
必不可緩之幾也以
皇上之聖明而肯以此小利傳彼大患哉譬之家然
置僮僕以供內外之役也而乃短其食又令其

供吾食不則鞭撻隨之彼僮僕者有不甘遁逃
經溝瀆者乎有善治家者出必且免其供而予
之食然後其身安而役不惰今遼之勢胡以異
此伏乞
皇上慨然擴充體䘏薊鎮之心幷發二十萬金之藏
以救旣危之人命擴充收止積監之心幷停三
萬金之稅以收旣散之人心即旣捐于內又捐
于外似爲怕情所難然亦必急行一塲續行一
塲庶可解倒懸耳不則天下亦豈有長聚不散

之　內帑寧死不救之之邊軍哉今臣之身已久
病臣部之餉已久乏之其于遼之軍士誠不能為
討吏莫若亟罪臣亟斥臣以為邊臣之願恭願
罷者先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具題未
下後各衙門俱有疏上於兵部疏內奉
旨准發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濟急又於該部疏內
奉
旨遼稅准留充該鎮餉用

請帑餉軍疏

題為民饑少濟軍餉宜籌伏乞　聖明採廣
德意以救阽危以寧疆圉事曰者
皇上念及畿輔諸省直連遭旱蝗　慨發帑銀十七
萬兩又發倉粟三十萬石以賑濟之臣等仰體
鴻慈即酌量分發擇官委解業于四月二十九日具
奏此一賑也可以甦阽羸可以起溝瘠凡我饑
民咸有生氣矣惟是待哺之戍卒不减於望賑
之災黎也應給之芻糗更急於議賑之銀米也

臣計各鎮軍餉在在逋欠處處枵腹毋論脫巾鼓譟毋論醜虜跳梁即同一赤子而異視之均一危急而兩計之豈仁覆之度而久安之圖乎搜括殆盡挖借無門災地之灌輸既難與於目前而塞垣之逼索又難應於刻下

皇上試爲臣部尋一活路更何術之操而能令九邊無別情也連篇累牘千言萬語惟有　請發

內帑一着而已臣想

皇上數年之積而聚者錦衣玉食無需于此

聖子神孫無藉于此豈山阜之積紛令等之瓦礫哉
且積貯以備緩急耳顧今日之孔亟孰與軍儲
而軍儲之早計孰與發帑是以臣雖僭冒念此
不瞑一息尚存無憚煩瀆伏乞
皇上深維遠計慨發帑銀百萬容臣 部酌量緩急發
官賞投則內外歡呼軍民安堵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具題